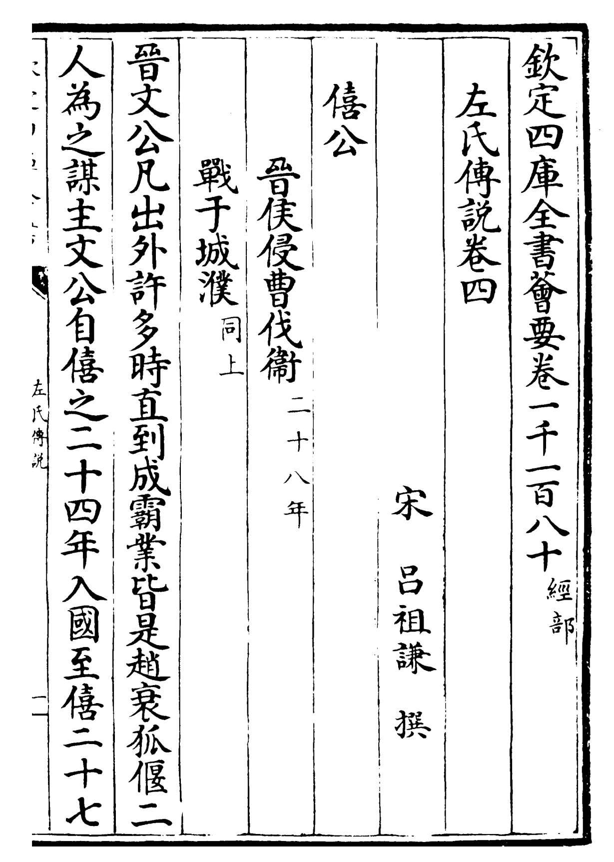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左氏傳說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 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 同上

晉文公凡出外許多時直到成霸業皆是趙衰狐偃二人為之謀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國至僖二十七

年菟于被廬方始命狐偃將上軍狐偃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又讓於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自入國便合處於高官大職可也何故經涉許多年方命他將上軍及為卿之任他又相遜二人初不曾計較官職以此知二人是心腹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見得古之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事不曾計較官職且如齊桓公之伯全在管仲仲只為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

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為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於齊所以讓者是不計較官職之高下漢高祖之興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叔孫通初無大功後來立太子使叔孫通為太傅良止為少傅自常人處之必有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國之宗臣初不曾計較官職高下專以推賢讓能使之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又見人材不厭多夫晉文之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相似晉文一箇霸諸侯之規模皆是子犯出然文公之規模

與齊桓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優游文公兩三年盡做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於文公事業載在史冊粲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霸業却無迹晉文公霸業便有迹桓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處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興便去封已滅之衞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衞閔二年救邢復具邢器用而

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國如此晉文公於僖二十八年伐衛使衛失國其一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公封衛遷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衛侯使其國亂桓公遷邢封衛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衛反使其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於僖之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為之禮後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

鄭伯盟于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葢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文權謀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桓公

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業不絕何故只緣有一件勝如齊威此晉文所以霸業相繼不絕前說管仲一身任事不能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看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間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且居將中軍又佐之晉人材之所以盛緣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有此風至臼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賔臼季歸即薦之於文

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一國所以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實倡之也直至悼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故晉之霸業所以長久桓公之霸業所以不永也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 三十年

秦穆公當時納晉文公使之有晉國者其德可謂甚大

文公既立之後鑒晉惠公之事與秦穆公左右周旋盟會征伐未嘗不同然而後來秦晉同伐鄭秦納燭之武之說私與鄭盟而戍之秦之背晉亦要察其由若以惠公之事甚易見如秦納晉惠公時晉許秦地及歸又不與秦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其曲直甚分明此固是曲在晉直在秦若以曲直未察之時論之曲全不在晉直全不在秦何故秦晉連兵伐鄭而穆公獨與鄭盟及子犯請擊秦晉文公却又說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此見晉文公不忘舊德處若把此一段看似乎直在文公到得殽之役又不是晉先犯秦秦先襲鄭然後先軫遂發命兵端又不在晉似乎曲又不在晉考其實事論之則不然晉之失秦有自來矣不獨因鄭當時天王出居于鄭晉與秦本要同出兵納王晉專功求霸故辭秦師順流而下秦穆公是曉了人豈不知他辭師之意其閒隙已自形見於此但未見於事晉文公驪姬之難受恩於秦其結好如此及到圍鄭一使燭之武說秦秦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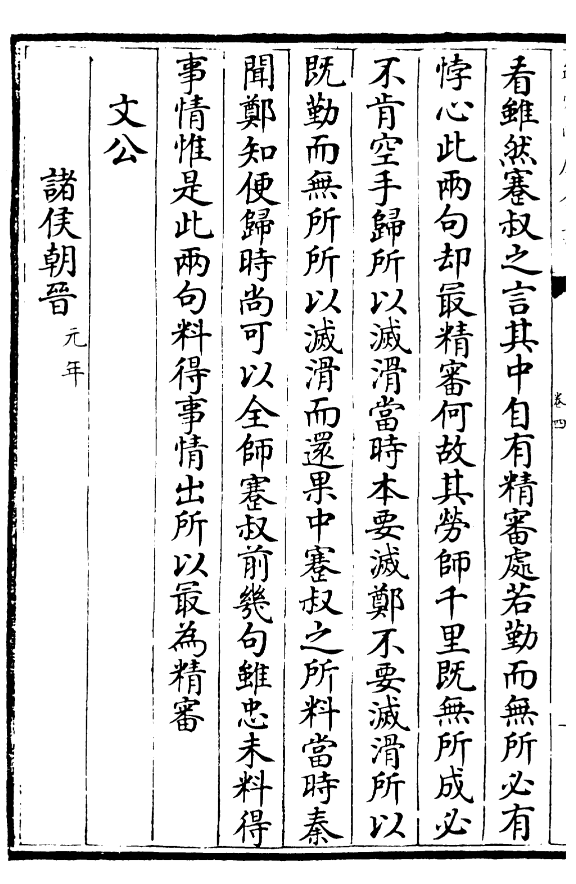
公便欣然與鄭盟何故以此知曲全在晉不在秦覲秦穆公忌意之於晉文甚拳拳不獨納他歸國既歸之後如後來呂郤之難将焚公宫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又以三千紀綱之僕為晉文之衛其拳拳於晉當是時尚無疑晉文公之心自晉文辭師専功掠美之後其閒隙已自形見以此事迹上稽之則秦合與鄭盟不是曲在秦曲全在晉

蹇叔言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三十二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秦穆公興兵伐鄭而蹇叔諫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不用蹇叔之言終於出師所以有殽之敗論蹇叔諫秦伯一段為秦穆公謀甚忠後世論蹇叔能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之審自今觀之大抵看書考古今成敗不當隨成敗論若以成敗看蹇叔為秦穆公逆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

此精審雖著龜亦不過如是此未免爲隨事迹論人若深考事情蹇叔意甚忠所以諫秦伯之辭當時所料未爲精審如謂師之所爲鄭必知之然鄭幸商人弦高將市於周方知秦師之出以牛十二犒秦師詐爲鄭辭以款秦師使傳告於鄭鄭聞其言然後使視客館方見束載厲兵秣馬以此知秦師出路上不遇弦高鄭未必知秦未必不成功則蹇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之言未爲精審這未見得事情舉此一段看古今成敗不當以迹



看雖然蹇叔之言其中自有精審處若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此兩句却㝡精審何故其勞師千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歸所以滅滑當時本要滅鄭不要滅滑所以既勤而無所所以滅滑而還果中蹇叔之所料當時秦聞鄭知便歸時尚可以全師蹇叔前幾句雖忠未料得事情惟是此兩句料得事情出所以㝡為精審

文公

諸侯朝晉 元年

衛成公不朝 同上

齊桓淮之會城鄫役人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始者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至末年齊一城鄫而役人至於夜呼諸侯朝晉而衛成至於不朝又使孔達奸盟以伐鄭是知力之果不足恃也大抵王霸之分王以德霸以力以德為尚則終始如一以力為尚未有始盛而終不衰者方霸者之盛時如葵丘之會踐土之

盟諸侯見勢力之盛莫敢不赴其功之可喜若勝於王及至末年勢力之衰身未及死役人已有登丘之呼文公亦有衛侯不朝之事以此始信力之終不如德也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元年

晉襄公既祥使告諸侯而伐衛從先且音苴居之請也觀且居之言乃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以此知春秋霸者之尊王皆非其本心葢必有所為而然初不知君臣之大義倘使襄公不伐衛

則不復爲朝王之舉矣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元年

楚子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觀此見荆蠻之與中國本不同大抵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三綱荆蠻之所以爲荆蠻只緣無三綱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以楚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固足以抗衡中國至於傳國立嗣之際則失其大倫亂其大本所以多有戕弑之禍正緣無三綱故如此觀其上有天

王而僭稱王號則無君臣之綱矣立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息媯䌖於蔡哀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媯歸則無夫婦之綱矣三綱既絶此春秋所為貶而攘斥之也大抵看書其間有兩句可以見得一國之風俗者最當深考這一段只看令尹子上説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便可見一國之風俗學者不可不察

秦伯復使孟明為政元年　秦伯猶用孟明二年

秦穆公用孟明有殽之敗左右皆罪孟明公獨舉周芮

良夫之詩且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復使為政穆公悔過秦誓見之詳矣參之以此段方見得穆公自知得病源在於貪向使穆公不知病源所在則雖欲悔過亦無下工夫處惟穆公既自知得病源所以悔過又能刻意消除之此所以遂霸西戎大抵學者要做工夫亦須各自知得病源方會長進且如易之噬嗑卦口中有物欲噬而嗑之故謂之噬嗑其爻辭曰利用獄何取夫獄蓋獄之情有間亦如口中有物須是推究獄情知其病之所

在而噬嗑之殺之敗穆公再用孟明未足為難及彭衙再敗之後猶用孟明實天下之至難也盖一敗雖不足以沮穆公之心再敗而不沮者實寡穆公所以能為天下至難之事者只縁他見得定處故能信之不移任之不易也大凡人君任人須是要見得端的方能如此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二年

齊孝公繼桓公之後霸業遂替晉襄公繼文公之後霸業不衰者須是識得襄公所以勝孝公之大端處先軫

一死既用其子且居将中軍初非以先軫死狄之故以此報之實且居有是能遂拔之元老大臣之中覲請君朝王一事亦足以見先且居之賢又如文公出奔以及於歸國定伯狐趙實有大功所謂佐命元勲是宜居尊位秉國政而後有以報之今襄公繼文之後乃以先且居将中軍而趙衰佐之衰亦不以元勲自居甘處其下此見得趙衰乃愛君體國與國同休戚人故但知一意為國理會人材初不計校禄位之高下惟上有好賢之

君下有推忠之臣襄公勝得孝公處大端在此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晉襄公以魯文公朝晉之緩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又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大抵國之盛時雖有一二事不是卒未見其害蓋天下畏其强不敢與之校故襄公雖以大夫之卑盟國君之尊魯之君臣熟視亦不敢校至於改盟魯亦惟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馴致衰世平公襲其迹而為之欲改衛盟衛既叛而不從遂至兵

連禍結數年不解正緣襄公做得樣子不是此所以後世蹈之有其害也

楚滅六蓼 五年

邾滅須句 僖二十一年

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大皡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絶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於春秋之前者蓋向

時間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習尚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既已斬絶漸入春秋戰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草處學者當子細看到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晉蒐于夷易中軍 六年

晉國之霸固賴賢才衆多然亦有偏處大抵天下之事

有一利必有一害出乎此必反乎彼最不要流入於一偏善為治者常就一偏處救方晉之盛時英豪滿朝皆能率職勸功聽命之不暇雖賴其力及其後君上之權浸移於臣下試舉一二端論之如襄公之歸秦囚先軫則不顧而唾則有無君之心夷之蒐陽處父則終於易中軍則專君上之權此二人皆已暗移易了惟其積而不能收故其流弊至於厲公之弑馴而至於六卿之分晉正緣偏於此不能收其權而終至於亡國也是知權

不可弛患不可不自儆時制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晉文公之後襄靈二三君所以不墜霸業者趙宣子之力居多故當時號為名卿而左氏亦稱以賢大夫然考其處大事則有若可疑者天下之勢内與外而已内事莫大於立君外事莫大於伐國襄公卒宣子欲結秦援使先蔑士會如秦納公子雍未幾廹於穆嬴與國人之

大義改立靈公是其立君之不審也郤文公卒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既而邾辭以齊出貜且長宣子以其辭順遂還師此是伐國之不審也夫宣子處大事如此何以能光輔晉君使霸業累葉不衰蓋宣子亦有長處只緣他能不遂過飾非始雖不審繼而能改此所以轉危而為安易非而為是不失為當時之名卿是知改過善之大者也非特為國如此大抵學者改過亦當如此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 六年

郤缺請復衛田 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 七年十三年

晉趙宣子秉國政當時謀臣非不多如襄公卒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宣子不從賈季之言遂殺公子樂至郤缺請復衛田引六府三事趙宣子因而舉匡戚之田申虎牢之境盡還於衛立君之事既不從賈季然一聞郤缺之言遂捨已得之田地棄之於衛士會在秦

賈季在狄中行桓子請復賈季郤缺請復士會宣子不從中行桓子而從郤缺歸士會於秦何宣子於他人之言皆不從而郤缺每言輙聽自三代以後至春秋間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不能動人大率要得言語動人須是自裏面做工夫出來郤缺耕於田野耒耜之際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賔則知郤缺工夫皆自裏面做出來故其言語有力足以動人也

賈季怨陽子易班 六年

先克奪蒯得田 八年

晉自文襄以來人材衆多然人材既多則不能無爭陽處父易賈季之班賈季乃使續簡伯殺陽處父先克爭箕鄭父之位將奪蒯得之田亦至於相屠滅盖人材之多固是國家之福須是上面有一箇總統處然上之人苟無以總其要會平其猜疑杜其閒隙引其禮遜使有才者獻其才智者獻其智則才者以才相戕智者以智相謀當文公之時人材非不多然不至於爭者有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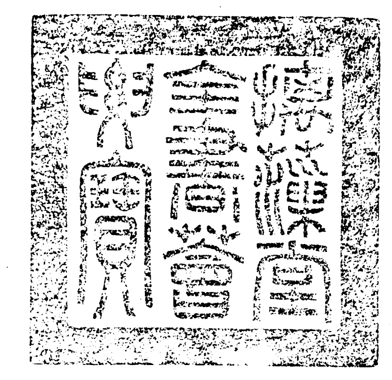
總統其會要也襄靈之際往往多是先朝故臣然上無賢君以總統故至於相戕相賊無所顧忌如此臯陶謨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自俊乂在官以上是唐虞總天下人材處自百僚師師以下是唐虞人材能師師相遜如此有前一節又無後一節不足以見唐虞之氣象晉襄時正緣有後一節無前一節所以其害如此

范山言晉可圖 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
遂伐鄭以此見夷狄纔見中國衰便來陵犯如齊桓之
前楚固強矣自召陵一勝楚遂不敢與中國爭桓公旣
衰楚遂伐宋敗襄公于泓自晉文城濮一勝楚又衰至
靈公時去城濮之勝十餘年楚輒敢陵犯中國之衰而
後入數十年間須用一次鎮壓之方俯首帖耳不敢校
故唐虞五載一廵狩周十二年一廵狩皆是欲時復一
提撕整頓過故天下有姦謀邪志者不敢作不特夷狄

小人亦然

左氏傳說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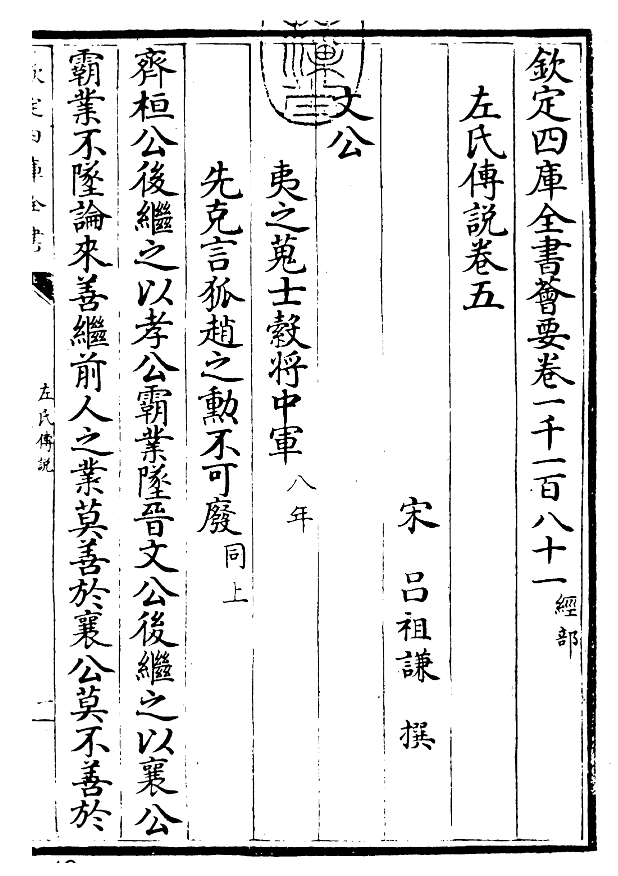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左氏傳說卷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一 經部

左氏傳說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将中軍 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勲不可廢 同上

齊桓公後繼之以孝公霸業墜晉文公後繼之以襄公霸業不墜論來善繼前人之業莫善於襄公莫不善於

孝公考二國所以興亡齊之霸業雖衰於孝公齊之亡形不成於孝公晉之霸業雖繼於襄公晉之亡形却成於襄公所當精察孝公不過委靡無志失霸業而已襄公當時自殽之戰名為繼前人之業諸侯又服從何故亡形成於此盖襄公之權移於臣下所以後來六卿分晉自襄公造出來且如自殽之戰論之方其在喪服之中從先軫至既戰勝舍三帥以從文夫人之請先軫怒不顧而唾已失君臣之義後來襄公依舊敬先軫先軫

之志不衰若把來做好事論襄公能用直言能待故老
不知失君臣之義正在此到得夷之蒐時要立中軍帥
其中又無所主大抵晉之中軍帥秉國政如後世兼將
相者最是國之重任君之大事初襄公欲使士縠將中
軍謀既定先克説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公從之又使狐
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此是謀不定到陽處父至自温
又改蒐于董又改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謀中軍帥
襄公全無所主項刻間三次改易人君大權何有自此

趙盾有弑靈公之難中行偃有弑厲公之難自此馴致六卿分晉晉遂亡論來當時虛心任賢固可以成霸業然全無所主不知君道權安得不下移所以謂晉亡形成於襄公襄公但知虛心任人不看洪範三德所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權皆在上初不知虛心與秉權兩者何嘗相妨只看晉文公可見當時以大者論之謀中軍帥問於趙衰衰對曰郤縠可乃使將中軍當時何嘗不虛心但不曾如此紛紛不定其中自有所主

大抵人君用人固當虛心又當中有所主為君之道禍福相半遂至於亡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西乞術聘魯襄仲辭玉西乞術一時應對之間文辭可觀襄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何襄仲一聞其言便信其為君子且知其國無陋何故蓋春秋去三代尚近人之氣質尚厚巧言令色者尚少至後世則氣質漸薄其言始不可信矣夫子曰始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自春秋至孔子方百有餘年風俗推移其言便不可信如此況後世乎

秦伐晉胥甲趙穿無功 十二年

秦伐晉晉與秦戰胥甲趙穿干紀犯令當軍門而呼師遂無功而還晉治其罪殺胥甲恕趙穿自此以後趙穿順長其惡馴致弒君以此見權綱所在不可一日失晉所以不治趙穿當時不過謂穿是晉之壻不知其來有

自惟當時不治趙穿之罪不知履霜堅氷之戒遂至穿後來去弑靈公然此事其端又出於晉文初晉文公遣顛頡魏犨去伐曹令無入僖負覊之宫魏犨顛頡至焚其宫文公止殺顛頡以徇于師以魏犨爲才而免之所犯同而一誅一赦由文公倡之於先故襄公亦學之於後循習其獘至此以是知創業垂統之君茍有一毫不盡處其流獘皆足以爲後世子孫累也

君弱不可以怠 十五年

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晉靈公之時人材如趙盾士會郤缺之徒皆立於朝人材非不衆多然靈公終至於身弑國危者何故蓋當靈公少時其惡未成郤缺趙盾士會之徒皆晉賢人都不能於是時正君心養君德自裏面做工夫一向只是謀人城攻人國郤曰君弱不可以怠都去外面做了至於正君心裏面工夫都不曾做得一分及靈公長其惡已成熟雖先之以士會之諫繼之以趙

宥之諫辭盡意竭終不能正救其惡賢如郤缺在當時人臣之最其謀亦不過張其甲兵侵伐以示威耳所以終不免有簒弑之禍

羣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羣蠻百濮叛楚楚人謀徙阪高使當時不有蔿賈之謀楚便退避消縮之氣則羣蠻百濮並起乘之楚自此瓜分亦未可知賴有蔿賈之謀振作其氣出師侵庸而羣

蠻諸小國氷消瓦解使楚之社稷既危而復安将亡而復存則賈之謀國可謂精審然以其終始考之其終乃與伯棼共譖鬬般殺之伯棼為令尹已為司馬席未及煖而死於伯棼之手何故不知伯棼狼子野心盖為利祿蔽了況賈初間謀國利害不入其心心平氣定不為事所昏故其謀精其後則以貪位慕祿之心生雖伯棼是狼子野心之人亦與之共事而不覺卒斃其手所謂驅而納之罟擭陷穽而莫之避司馬遷曰利令智昏是

也學者於此不可不戒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春秋之世上失其政亂臣賊子多以小惠取其民如公子鮑以粟救饑取宋公子商人以賑施取齊陳氏亦以賑施取齊當時亂臣賊子取人國者無不以小惠取其民其閒雖不是亂臣賊子公卿能保其世家亦多因小惠如宋之樂氏鄭之罕氏皆賑貸乏絕之故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矣大抵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有司之所掌

至於札瘥荒歉有司聞于上以舉行荒政亂臣賊子無緣得入其間惟春秋時荒政不舉所以到札瘥患難之時小民剪焉傾覆無所告訴亂臣賊子便乘此以賑施収民心取其國若究本原論之大抵為人君者不逃其責君職不盡荒政不舉不當專責亂臣賊子侵上之權何故上失其道亂臣賊子何世無之雖然就亂臣賊子之中論之其間勢有厚薄而其失又有深淺且如陳氏以私施取齊公子商人亦以私施取齊然陳氏就他私

施中積累多時自齊景公至於田恒所施已多時所以至於戰國尚能因此以取人之國若公子商人始者取齊固與陳氏無異然公子商人既得國之後又滅人之國奪人之妻肆行無道向來姑息小恵都消散了所以商人為人所殺舍爵而行略無人闕　何故區區之私恵本不足恃既得其國又以無道行之如何會持久如理推而大之大抵或以恵恩或以勢力牢籠把持天下纔力衰便無餘裕自然絶滅

晉侯不見鄭伯 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 同上

晉靈公時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當時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具述朝會之疏數所謂將悉敝賦以待于儵唯執事命之子家辭如此之峻晉遂使鞏朔行成於鄭又使趙穿公壻池貴寵之人為質方得鄭平此一段若以事迹論之晉始者不見鄭伯如此之倨後來見子家辭峻又却從而行成又使貴寵人為質其禮又如此之恭

前倨後恭全不度德量力然就事上看是時趙宣子為政德雖不足其閱天下之事亦熟何故猖狂不審見輕小國徐思此事有由當時靈公不君自此後晉中衰外以霸主虛名加諸侯始者強張霸主之威以虛名加鄭郤得鄭服後來動不得鄭鄭却以實事抗晉之虛名都被他勝了此一段事正如涉佗成何一般當時趙簡子為政亦要張霸主虛威加衛侯到得衛侯忿怒始者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又殺涉佗以謝衛亦未能

得衛服然就趙宣子趙簡子二人論之亦自不同宣子自度不能服鄭便與他平所以遮蓋得踈脫簡子不能便平他所以直至後來無措至於殺涉佗若以理論之晉中衰虛勢不足以加人若以權謀論之簡子不如宣子以此知晉國雖緣霸業之盛衰亦緣當時秉權之臣有能否又就子家身上論之子家能不屈晉國之虛威以峻辭拒晉亦可謂能自立有子産之風然後來公子宋欲弒君不免受惡名何故子家外面拒晉能自立如

此內而首鼠依違從公子宋不能自立蓋天下事切近處最難子家以峻辭拒晉晉雖強尚封疆不相接雖拒晉茍有兵戈之禍時事尚遠惟子家見得事勢遠所以敢明目張膽峻辭厲色以拒晉若夫公子宋與子家並立於朝其凶威姦謀甚切近便到身上所以子家到這裏畏縮不免從他弒君學者須知利害切近處能自立方可若利害不切近雖能自立未足為喜然子家為公子宋脅持亦自有由所謂利害遠近則是大綱論他若

公子宋所以敢脅持他時就左氏看亦有形見處所謂子宋與子家謀先子家始欲不從公子宋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只看這幾句便見得子家依違怯懦所以致公子宋敢為弒君之謀何故伐國不問仁人始者公子宋敢與他論則子家可知此不足論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子家雖有不忍之意他語脉已自慢無力了弑君何等事却以此語對之雖有隱然不忍之意未有凜然可畏之氣到後面又依違所以到公子宋

反要譖他既懼不免從他弑君其間煞經時節使子家能以剛直自立聞公子宋謀便告君以正其罪何緣會有弑君之罪以受此惡名惟其不忍所以如此非惟不忍弑君亦不忍告公子宋於君惟依違無斷所以有此事此是他病之根由

敬嬴私事襄仲　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　同上

文公敬嬴私事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襄仲殺

嫡立庶論之罪固不可逃然論其根本源流却不在此
閔之二年成風聞成季有為公室輔之繇乃事之而屬
僖公焉故成季立之敬嬴惟見成風留下様子在遂亦
衆本而行傚成風私事襄仲而立宣公終有篡逆之惡
大抵天下事雖當盛時不可做一件徼倖事徼倖而得
者其害雖不見於當時終必為子孫之害如僖公之儉
以足用寛以愛民三十年間魯國之人賴之季友為此
初無大過失然後世倣之其害始有不可勝言者徼倖

之事不可倣以此知家法不可不正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 二年

宋城城者謳 同上

宋鄭大棘之戰華元師敗身囚其辱國亦甚矣終不失為春秋名臣者蓋元之為人雖有寛縱處亦有含洪之度襯羊斟與入鄭師而敗其反國也自他人處之必殺羊斟而後入元乃曰子之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嘲誚

元則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則曰夫其口衆我寡全不與之校聞其言即去之此二事足見元之度量深得為上之體大抵為上有包含容納之度雖有小疵亦盖覆得過古人居上克寛之道元雖未盡如古人之寛亦足以得其髣髴所以能維持宋國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二年

趙穿弑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弑其君盖弑雖是

趙穿其情實爲趙盾出去了〈闕〉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爲盾之出故敢行弑君之逆此雖是穿弑君實爲盾弑何故見得是盾意以穿旣弑君之後盾歸旣不討其弑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子黒臀于周而立之則盾親厚穿之情無所逃矣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莊王之在春秋時皆謂之賢君如左氏載其築京觀之事甚詳亦以爲賢君攷其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

重則傲然有簒逆無君之心暴露於此雖有終身之小善亦葢覆不過今左氏不見其大惡而特取其末節何故葢縁當時之人風聲氣習都不知君臣之大義人皆有此患視簒奪之禍不以為怪以為常事看了以此知學者最不可不識大義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八年

當楚莊王時楚之威北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絞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

莊王既沒共王繼之吴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臣以五乘車教吴楚自此疲於奔命其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吴越與羣舒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吴便爲害後來至於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爲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爲盛衰何故楚盛時吴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吴越盛吴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墮越却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氊裘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

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時五胡亂華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胡越盛氐羌衰及胡越衰氐羌再盛苻堅盛氐羌卻衰苻堅衰慕容鮮卑繼之慕容衰宇頭元魏繼之更為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為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此天道不息處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十一年

孫叔敖城沂此一段見得築城規模曲折詳細精密處
正要學者看此如版築之事孫叔敖已洞曉如何却使
封人慮事蓋不親細務深得為上之大體規模曲折雖
自知之又須是衆謀使親其事者具上規模條目將來
然後從而增損裁正之下不侵有司之事築城是大事
獨問守封疆之小臣此亦見深慮無不當量功命日量
功是量用功之多寡命日是度其日子多少分財用者
財用謂芻茭版築分謂看四隅所費多少而分配撥料

之平版榦平是商量必平其高低厚薄板榦謂合當築幾雉稱畚築稱謂一人可以運幾工一人可以築幾堵畚是度其負土之多寡不使虛費人得預其閒築下手也程土物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是泥也物是材木也議遠邇謂就近取水取土如百步與五十步去百步內取已爭一半略基址略是巡行也先巡略基址闊狹高下方圓曲直都安排之具餱糧謂先辦其役夫之糧食度有司是審度有司各稱其材謂如材有餘者可以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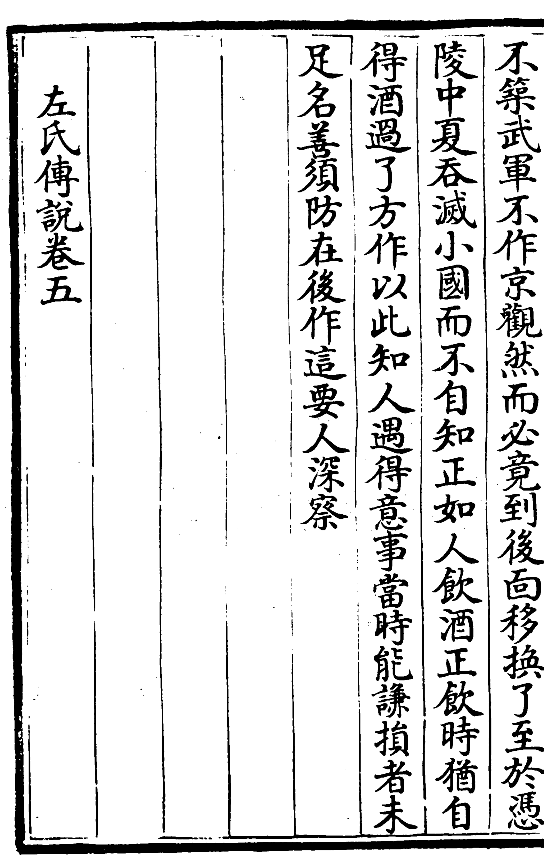
大事至若無材之人却能謹信者則可使之監視有便利輕捷者可以供來往度謂如使謹信者治財却不得若令監視則必專其才亦不至於無用所謂度者如此惟其精密詳細如此所以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葢謂今日用事與前日所料條目一般並無增損至後來用事這裏添一件那裏又退一件如此是愆于素也大抵左氏載版築用兵救焚之事如世務曲折條目所裁纖悉備具所載甚詳亦足以見當時風聲氣習近於三代

其人皆是着實做工夫皆為有用之學非尚虛文也今人為學多尚虛文不於着實處下工夫到臨事之際種種不曉學者須當為有用之學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 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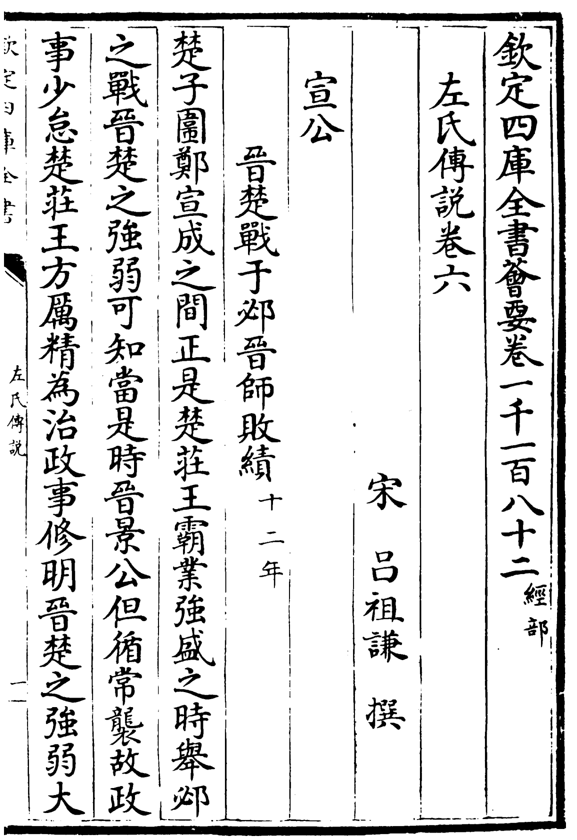
春秋霸者到志得意滿之後未有不自滿者所謂五霸是齊桓晉文楚莊秦穆宋襄如宋公不度德不量力不當受霸者之名今且論四者齊自葵丘之盟滿至用易牙豎刁晉自踐土之盟滿以私酖衞侯秦自焚舟之役

滿後用三良殉葬到楚莊王邲之戰勝後亦滿看楚莊王邲戰之前規模警戒晉之所稱上下相規截然可見可謂戰戰兢兢不築武軍不作京觀如此到後來志得意滿使申舟無假道於宋公子馮無假道於鄭分明逞大國之威憑陵小國論來假道禮之常載在聘禮假道之禮甚明楚使兩使經涉兩國而不假道此見得楚莊王滿處前三人闕未足論唯楚莊王之滿㝡要看大抵天下之事當能謙退時猶得意未深去警戒近所以能



不築武軍不作京觀然而必竟到後面移換了至於憑陵中夏吞滅小國而不自知正如人飲酒正飲時猶自得酒過了方作以此知人遇得意事當時能謙損者未足名善須防在後作這要人深察

左氏傳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二 經部

左氏傳說卷六

宋 呂祖謙 撰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 十二年

楚子圍鄭宣成之間正是楚莊王霸業強盛之時舉邲之戰晉楚之強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故政事少怠楚莊王方厲精為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強弱大

綱在此楚之所以強蓋得孫叔敖整齊軍政訓教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向雖中國亦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莊王善能持勝何故其能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此見楚王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縠

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縠之剛愎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縠者葢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嬖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敢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所以至於敢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為大夫葢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敢事

者良以此也故邲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先濟林父不得已而從之此彘子之罪又使趙括更行人之辭是以惡言以激楚之怒亦彘子之罪不設備而為楚所乘三者雖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帥至於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楚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父不察焉一請往即許之遂至於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縠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為楚軍所乘鼓於

軍中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敗皆是晉羣帥浮躁不協遂至於敗師晉自邲敗之後大率規模與前不同故常厚蓄自養不敢有事乎他既不急於報楚亦不急於報鄭如伐鄭但蒐焉示之以整而還及楚圍宋亦不過使解揚致命而已惟其如此所以有窜之勝夫以滅夷數者之事觀之林父之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邲之戰何如此之昏亂盖人心最不可昏當邲之戰緣先縠強狠必

欲先濟林父又不得已勉強從之惟其自相矛盾自相攻奪如此故林父方寸精明都昏亂了其徒先濟之時心已不在軍事是以舉措乖錯邲之戰先縠曰由我失霸不如死欒書從傍而止之至鄢陵之戰欒書為元帥乃曰不可以當吾世失諸侯反蹈先縠之覆轍而不自知范武子從傍而止之何智於前而昏於後也蓋天下之事傍觀之時無不精審及自臨事時利害切於己私心難克所以如此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亦是不

敢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即封之既入鄭因其君有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言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陵轢天子聘齊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陵辱諸侯所謂儒者之氣象已不復見何故盖生乎其地安乎其俗風聲氣習易於漸染故難轉移楚自武王以來其君臣日之所講者無非此等事觀其僭號稱王其迫脅陵轢氣象亦有定本此亦家法所使故雖莊王之賢不能免乎氣

習故莊王視以為常做了以此知居移氣養移體學者不可不知晉自莊王在時其兵未嘗輕動觀林父略狄土以廣晉初未嘗與楚爭也及其伐鄭亦但蒐以示之整而已初未嘗急於服鄭但積習培養其力遂致有韋之勝至韋之戰莊王已死方敢用威以治中夏盖當是時莊王之威加於諸侯自齊桓晉文之後襄公以下皆不及楚楚所以霸其根本安在惟欒書之言最得其要其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

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此數句是得楚君臣自相警戒雖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強國之所以為強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皆不出此最學者所宜用工夫處邲之所以敗以羣帥之情不一自相矛盾不能降心相從所以致敗至搴之戰深以相從為先且以郤克為元帥韓

厥為司馬元帥之尊司馬之卑韓厥欲斬人克救之無
及從而勸之使徇且曰吾以分謗也克之意未必止於
分謗所以先自降尊聎重如此則羣帥安得不和正欲
啓將帥降心下志相從之意其後晉帥有功師歸范文
子後入其羣帥亦皆相讓皆郤克啓之也以是知郯之
敗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爭而已鞌之勝其條目
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其後君臣不無自满之心
雖比厲公鄢陵之勝後臣下相戕賊不同當時君臣不

能不為勝心所動何故見得觀魯來朝晉晉景公以不敬之遂至魯捨晉以從楚其君未免為勝心所動以驕魯侯也又齊侯來朝晉郤克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以臣對君前乃敢如是則其臣亦為勝心所動以驕諸侯也君臣皆為勝心所動而驕心生以是知楚莊善持勝有是功而不居其功所以霸中國而景公之所以止為景公此晉之所以不如楚也

邲之戰晉楚軍制 十二年

邲之戰如晉楚之所以勝敗前固嘗論之然而晉楚軍制惟此一戰所載甚詳晉出師時為三軍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到後來賞搴之功方分為六軍然以邲之戰考之當此時晉雖未分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了何故當晉師臨河自隨武子以下皆不欲進惟彘子以中軍佐先濟當時若止是三軍時中軍將自是荀林父彘子安能分軍先濟以此知當時雖未有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何故荀林父是中軍帥彘

子是中軍佐士會是上軍帥郤克是上軍佐趙朔是下軍帥欒書是下軍佐以此知當時六軍巳自分了所以彘子獨能以中軍佐濟若當時六軍部分未分彘子雖剛狠然區區一夫安能獨濟所以韓獻子謂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是則六軍部分已分了晉固如是然當時楚之軍制尤詳當時楚亦有三軍如子重左子反右所謂三軍是正軍時孫叔敖為令尹秉國之政不在三軍之數是統三軍者且如南轅反旆其或進或退軍之

號令皆由令尹以此知令尹是統三軍者當時三軍是正軍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内官序當其夜是親軍亦不在三軍之數常随禁軍者到得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遊闕自是楚兵亦不是親兵亦不是正軍往來補闕者看甚處薄遊闕則從而補之此所謂奇軍奇軍便是正軍中旋分出不是正軍之外别有奇軍但不係步伍之數者臨時看厚薄旋分補到後來楚既敗晉以乙夘日敗丙辰楚重方至以此知輜重常後正軍一日到葢楚

之軍甚有法輜重不過正軍一日若與正軍大過相遠
時便有邀擊之患大過近時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後
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甚多只縁不是太近則太遠
不近之間然楚之軍制不特如此看他所謂軍行右轅
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此尤詳備軍行時敵在右
則持轅以備敵在左尋水草爲宿之備軍若宿後旋求
水草則亦有邀擊之患惟軍正行時右則持轅左則尋
草頓兵相接截然整齊所謂前茅今之所謂違白之類

前茅旗名或遇山險或遇敵前舉旗則後面可以為備中權是中軍大将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所謂後勁楚精兵在後大抵後來勁兵多在前多被人擊敗後面無繼惟精兵在後可以為前之備百官象物而動物是旗如周禮公卿建旜大夫士建物隨旗所向看舉甚處公卿都随此是師之耳目處然其晝如此夜又甚嚴何故舉親兵論之可見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當其夜親兵之軍十五乘常駕在這

裏晝夜相輪凡宿當夜今之所謂當更如此則敵人掩襲不得看楚軍制如此之詳安得不取勝又看楚之戰亦有法當時楚既陳晉未成列孫叔敖三軍皆進當時楚王在中間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時又分左右拒右拒時當晉下軍左拒時當晉上軍兩者陳相對及戰時晉中下軍皆望風而走至於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惟上軍未動時楚左拒正對上軍之整恐左拒獨當不得楚子告唐侯使潘黨以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

上軍何故添游闕四十乘又添唐俟一軍只緣中下軍皆散了惟上軍未動若見添生軍時也退何故見他添生軍多惟晋之上軍見他添生軍多所以説楚師方壯緣此三軍都走此又楚戰之法

成公

欒書救鄭楚禦桑隧 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 八年

欒書為政用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謀三人者皆晋

國之望也任其計謀所向有功桑隧之役欲與楚戰能用其謀全師以歸此是用知范韓之第一次也侵蔡侵楚獲楚大夫申驪侵沈獲沈子揖亦用其謀有功而歸是用知范韓之第二次也夫三子晉國之望一時之名大夫書能屈身用三子之謀自以為從善矣三子亦以其謀策之見用自以為得行其言就事迹上論之固是如此然深考之則不然大抵為政有大體為國有大勢所謂用賢不在一謀一策之是用所謂賢亦不在一謀

一策之見用皆須於大體大勢上用之看得晉景公因
鞌之戰一勝遂至於驕其實君心都未曾正政事荒廢
而大體大勢皆不曾整頓當時趙同趙括亦是一箇世
臣故家罪未至死晉侯因趙姬之譖以殺之遂大失晉
國之情內之大體已失之矣外之奪魯汶陽之田復歸
於齊霸者統御諸侯大要只在信義晉既使齊歸汶陽
之田未幾而二三其命又執鄭伯殺行人以失諸侯之
心遂至渙散離亂晉之統體大綱都失了觀季文子之

言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則大體
大勢顛倒錯亂可知欒書只知從三子之謀為善三子
亦只知一謀一策之用為得不曾與整頓大綱數子之
罪均也大抵賢者論忠於君翻然而出與之格君心之
非正其本原須看大勢若大勢未轉亦當用力而轉之
今欒書數子都不察晉景公是何時節大綱都不理會
學者不可以一謀一策之用為善須當以大勢大體論
而知范韓乃反使之有功而驕其志則知三子亦㴱㴱

隨波逐流者耳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子反對以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子反之言甚無義理郤子遂引兎罝之詩以闢之卒事而歸以語范

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此一段觀郤至鋪陳典禮以事迹論郤至專對之才似可喜若就實事上看則不然葢文子之意非畏楚人之叛盟然所以深自憂慮畏怯者葢當晉厲公之時是何時節資質所為又薄了在朝之臣都不能深憂遠慮獨范文子憂時正恐晉勝楚有以重厲公之禍卒至於亡國厲公所為自有一箇覆亡篡殺在後面如郤子之賢亦止以其能專對之才便自喜都不能惕然深憂反自矜其才以增君

之驕當時在朝遠慮者范文子一人而已惟文子見識高明不特憂楚之食言最憂晉國以速覆亡篡弒之禍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十三年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此一段見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妙旨力學之根本觀劉子之言乃見胷中

所得皆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源大本皆自此中出學者為學當致力於此數句上觀之吾聞兩字便見得老師宿儒之傳不是康公口中語其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在中庸便是子思天命之謂性在大易即是太極一判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萬物得天地之偏人乃得天地之全夫天之生物同一氣耳人與物在偏全之間故民者天地之心也此中即命之所在即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便是此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須看是以兩字人之所動履適亦舉止得節皆不自外來無所勉強無所矯拂皆自然而然不可差一毫之過亦不可差一毫之不及此見是以有則處所謂以定命者此心操之常存則與天地流行而不息一或捨之而不存則便墮於私意人慾中天命便至於壅遏而不流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福則不言取而禍言取者何故此心常操而存則心廣體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内有若一欲敗度縱敗禮

則禍自外來故禍言取而福不言取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今之所謂學士大夫皆是君子所謂農工商賈皆是小人論其中本無君子小人之别盖君子小人各自有則所謂勤禮莫如致敬最是下工夫處人能致敬則動作威儀皆合於禮便是有則處所謂盡力如今或從事於畎畝或服勞於商賈就小人盡力處便是君子勤禮處勤禮莫如致敬如曲禮三百威儀三千茍泛然無統則無以行必有根本自我一心之敬發出則動皆

合禮盡力莫如敦篤如勤畎畝以奉父母如服商賈以致孝養是也此一段最要就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一句下工夫中者一身之大本下面一句却是入道之門戸而今人多把作閑看了不知此一句最是用工夫端的處如成王作誥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冐貢于非幾至於曾子臨終亦得孔子之深旨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今學者正要用力在如此一步之速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是

定與不定一言之悖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當時此心還是存與不存正心誠意之事學者當隨力深淺行之其始雖若勉強其得味自有不可已者

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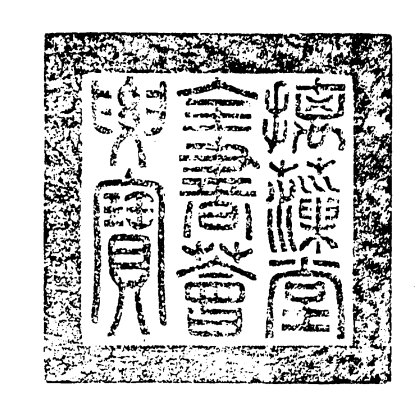
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即子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庶子公子欣時逆喪未歸之間負芻殺其太子而

自立晉為霸主率諸侯討殺太子之禍執曹成公而歸之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不肯立後來負芻歸自京師自為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弊屣而不肯受固是勇於為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所以辭受取予之際亦不曉自曹宣公之卒太子是正嫡本當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其罪當討晉人討簒弒之賊諸侯擇其賢者而立

之太子在時子臧固不當立然而既死之後子臧固當受之可也亦當討前日弑君之賊今乃遷延不受反使簒弑之人儼然居一國之上使三綱五常都失序豈是晉人之罪都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隆殺都不分却說聖達節次守節之語觀這一二句便見他講學未盡擇義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謂節者天之生民降衷秉彝天地智愚聖賢同守之而不可加損在文王則曰順帝之則在易則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今子臧講學不

明却以九縱八橫超乎節之外亦是子臧未曉得帝則民彝處雖有高世之行難行之操所以不免得罪於君子都是擇義不精之過

左氏傳說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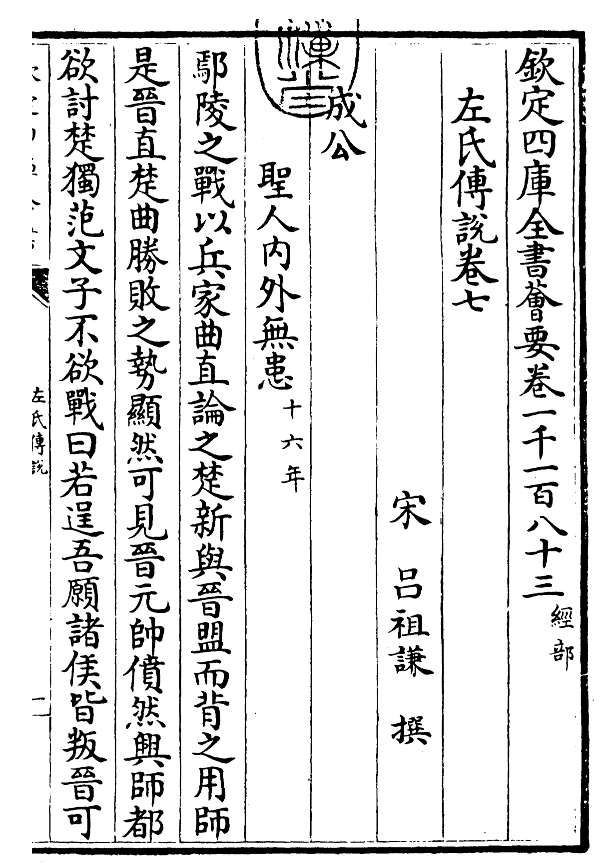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左氏傳說卷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三 經部

左氏傳說卷七

宋 呂祖謙 撰

成公

聖人内外無患 十六年

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儐然興師都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内寧必有外憂欒書之徒徒能外面看晉楚之曲直不能於内看君之昏明説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随時輕重權衡隆殺觀一時之勝敗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犨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

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為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衆邪之間事窮計極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債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為戒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厲公既弑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弑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既弑之後最是難為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日先與之定要約凡晉之驕臣皆聳然股栗此亦是正其紀綱此一段正與惠公相反惠公未入之初許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今悼

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肯入大抵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授他柄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即位之始先逐不臣者七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滛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霸業復興是知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

惠如施舍已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職以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 二年

晉悼公戚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善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事雖

小見得悼公所以霸處盖孟獻子魯國之臣也當戚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疏内外之間孟獻子雖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公規模稍闊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緣悼公初即位大率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公以晉侯之德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

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為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晉悼公怒魏絳戮揚干之僕晉侯私愛其弟初欲殺絳及觀授僕人書公遽翻然改悔至不及屨跣出以止其死又與之禮食不特食之又使佐新軍又使之聽國事

從和戎之謀初疾之如仇讎後乃委之如腹心此最見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雖一時私愛私忿未能克除恨殺魏絳之不速及其悔過不特是克除私愛又且因以知其人之賢委之以腹心看得這一段晉悼公之資質大段高以春秋時論之似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過及其事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然高帝揔理事物尚有疏略若悼公規模纖悉

備具樞機周密則天資又在髙帝上惜乎當時人臣如韓獻子知武子等不過輔之以才能事功無有知道之士引而達之此悼公之所以止於悼公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定姒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姒薨季文子降殺夫人之禮以從非薄國君之母薨而無櫬當是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非薄誰

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尚敢廢嫡立庶這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檟以成其禮礿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已用匠慶請木季氏說道與刼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匠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此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

可不講究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偽以瘧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霸業何故受他偽赴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駟戕弑之實遂從而隱忍不問以此見霸者本原不是處大抵霸者本心只在於强國初無誠心為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罰有罪不過

假此以濟霸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不得已而興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鹵莽過了初不曾有為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霸而已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初不曾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

使能至於工賈皂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叅看當時楚莊王方强如晉士會欒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士會欒武子不在楚之朝言楚之政如親歷楚之朝子囊不在晉朝言晉國之政亦如親歷晉之朝盖晉楚兩强國所以兩立百有餘年者盖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覩兩國之政表裏洞見不敢輕畧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

之霸業各至於百餘年至如陳隋之際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但有一江之隔隋脩德政欲取陳而陳懵然不知此陳隋不能兩立而晉楚相距如此之遠所以相持百餘年者以其國各有人常察兩國之政以是見國之有人無人之間也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十四年

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諸

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論晉之霸必須稱悼公然其閒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其大失却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為之一新固是得之大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軫不顧而唾已有臣强之漸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

公威令在臣下以悼公之霸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强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罃為元帥荀偃士匄請伐偪陽罃不能違卒從之及十四年偃為元帥令軍中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狠僻從下軍而歸當時此事甚不一自此數事觀之以悼公之明其臣尚如此後六卿遂至分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為晉惜自晉傳之悼公出來禍亂萌芽當盡掃去悼公自以在

自家粗可以辨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失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皆不能去此二君柔懦無志固不足論以武宗之英武宣宗之明察趣過目前將就容養以為不害國事反使之盤根錯節不能盡去但能使之稍戢不為大害而已此所以終不免朱全忠之患武宣唐之賢君二君自可除宦官之禍既不能去後來何緣去得晉自襄公厲公以來都不能去權臣至于悼公亦晉之賢君却都不

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悼公規模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為辦事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惜乎以悼公之明臣强可削而不能削偪陽之役其獻俘反謂夷俘偪陽乃宋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自獻公以來滅耿滅霍滅虞滅虢非不多也皆未嘗隱其名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屠戮之恥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其賢可見然就

此責之既知其非自當不為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此可見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盡滅使周内史者可見制度尚在周官内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要封偪陽必命周内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禮源流體統相承接

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鄭子駟為田洫而當時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何為許

多人皆喪田焉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巳見其端四家侵占遂更溝洫為田子駟後來要整頓田洫便把四家田再開故四家作亂且田洫自古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為取我田疇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大壞井田之制曽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曽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不獨田制如此而先王之樂亦莫不然且以樂

論之孔子指不正之樂歸之鄭聲如當時衛有桑間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對言之甚詳皆是不正之音何故獨歸之鄭聲者盖鄭音首壊先王之樂其姦聲尤甚如十一年鄭自蕭魚之會以女樂二人賂晉後來十五年鄭師慧過宋朝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乗之相易淫樂之矇以此見鄭所有之樂皆非先王所有之樂亦如井田壊之有漸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十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公葵丘之會晉文公踐土之盟一同晉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是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想蕭魚未會之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興霸業如十一年范宣子盟于亳曰不慎必失諸侯其警戒固如此及既會蕭

魚之後君臣之間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於此如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了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羽毛而私有之以一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墮亦可見就宣子身上看未盟之前如此謹嚴到後來如此僭一身之謹與僭不同如此更就悼公實事上看如衛孫林父逐君若是蕭魚以前晉必討之今十四年悼公問中

行獻子獻子却說不如因而定之皆是君臣茍簡弛墮之語況林父自衞獻公即位時已善晉大夫了到得中行獻子受林父結托故不討其罪悼公自蕭魚已會之後霸業日衰不無自也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十一年

悼公所以成霸業規模皆可見得如政事用人此不必論其一更出迭入不戰屈楚其二使魏絳和戎欲無後

顧之慮故得專意南方觀其賜魏絳有言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𢇛和戎之策正如諸葛亮出來欲一統天下興漢社稷欲與魏爭衡五月渡瀘先去降孟獲前整頓南邉羗夷使無後顧之慮然後出師為進取之計看諸葛亮之規模正得晉悼公之遺意

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會于溴梁十六年

人君即位之初便可占知終身之昏明治亂之由晉平

公繼悼公之後恃晉國之少安放於奢侈溺於宴安觀其即位之初使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於溴梁平公固是無知其初即位能用許多人何故後來衰弱須看他承悼公之後典刑法度尚在略有可觀固是平公之力亦皆是悼公之餘平公即位之初規模便與悼公别了且悼公即位之初政事用人一國上下焕然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

魚既會之後早是漸衰況平公即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公賴悼公之舊政遺法尚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平公又漸漸昏墮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之於即位之初其後之霸主强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十七年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

功之畢公弗許築者怨皇國父而譽子罕子罕閒之而扶其不勉者意盖不欲怨獨歸於皇國父德獨歸於已欲分受其謗春秋之時分謗之事甚多如牽之役韓獻子欲斬人郤克馳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遂令速以徇曰吾以分謗分謗之說若不去深考止去形迹上看固見彼此相體恤不使怨獨有所歸恩獨有所在與世閒爭功者相去十倍然以大公至正之道論之則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有幸有不幸上則有君次則有同列看他舉

事之失自當竭忠推誠以救濟它不幸誠意已盡有救不得處吾職已盡歸之無可奈何之地而非揚已取名則人亦自不歸恩於我萬一不幸而人因德於我我亦安然處之事久自定若自上面加添要與人分謗便非大公至正之道亦是以善為之而不知其惡分謗之弊流至於李斯之事始皇每事皆與分謗盡小忠而不知大義所以養成始皇二世飾非護短之惡終至於亡國雖然要之分謗之後不若無謗之可分天下之理自有

大公至正之道吾舉事以公民又何怨亦何謗若是出於公民雖怨謗無恤可也何分之有子罕徇小忠而不知大義不能安平和緩而至於揚己取名非忠臣之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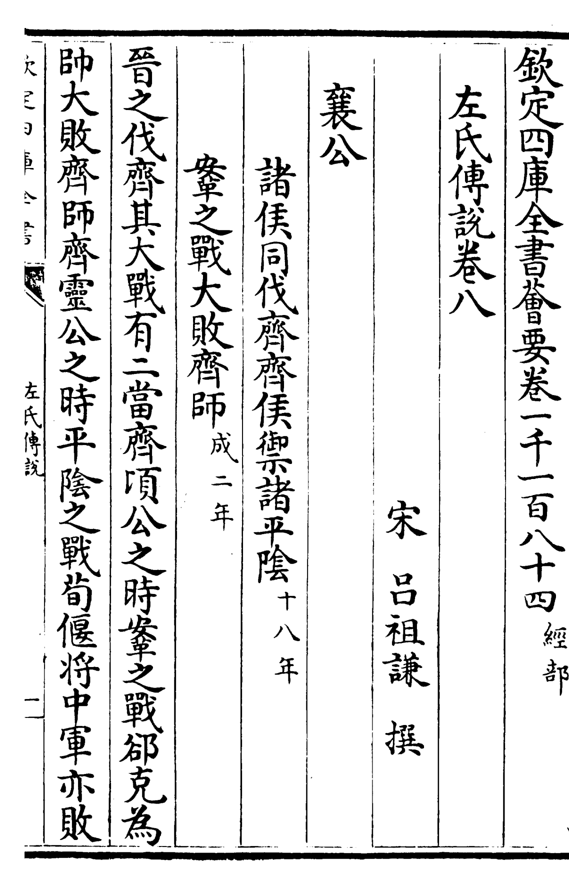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十八年

鄭子孔將叛晉起楚師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

忘先君之業看楚子數句見得楚自武王以來養成尚武風俗處惟其風俗尚武此楚所以常能抗衡上國雖其間君有賢有不賢有能有不能政事或脩或不脩而尚武之風俗常自若且以周論之周之君自文武成康皆以敦本務農孝悌忠厚涵養天下是以能維持周室此周之所以王以周論楚王霸粹駁雖不同要之皆不可不養其根本各隨其所尚養成風俗則一也自古皆以養風俗為根本看子庚處此事又須見得他盡忠體

國處當時楚子既堅意於起師庚若驟諫楚子必不能
遏若使楚子自行未必不傾國而往再有鄢陵之敗若
使諸大夫行又恐或不能看量事情輕犯大敵故不若
自以身往上不至於沮君下不至於大敗楚國之師故
雖無功而還亦足以見子庚盡忠體國處

左氏傳說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八十四 經部

左氏傳說卷八

宋 呂祖謙 撰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鞌之戰大敗齊師成二年

晉之伐齊其大戰有二當齊頃公之時鞌之戰郤克為帥大敗齊師齊靈公之時平陰之戰荀偃將中軍亦敗

齊師此兩戰有難易不同當郤克與頃公對敵以頃公之所為克之勝甚難荀偃與靈公為對敵以靈公之所為偃之勝甚易考其事大槩可見郤克之戰當時頃公氣吞晉師如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如求逢丑父三出三入於晉軍之間到得敗北之後猶且如此其君之强勇可知其臣如高固桀石以投人繫桑本以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其臣又可知故郤克之勝為甚難若荀偃之遇靈公而靈公則昏懦之君觀范宣子告析文子自

其鄉入文子告公公恐遂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僞以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且以山上空張許多旌旗又曳柴以揚塵皆以虛聲恐嚇如入無人之境丙寅晦齊師夜遁到得入平陰圍盧伐雍門洋洋然如入無人之境舉此以見得偃之勝甚易以兩戰觀之郤克成功之難而既勝之後羣師相讓不敢居其功如范文子至不敢先入郤伯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范叔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退然不居其功如此其所甚難然而未幾猶且滿盈君臣驕縱如郤克則辱於齊侯如晉侯則不敬魯君夫成大功而能警戒相讓其後尚不免有滿盈之心況荀偃克茲闕敵如入無人境其功初無足道而且以功自居宜其一勝之後霸業遂衰合兩戰論之猶有可言者鞌之戰雖止於敗齊師然於頃公之强而賔媚人致賂求和親朝晉則是一

戰之後能服齊也平陰之戰晉師直至其城下靈公雖郤走郵棠太子光叩馬止之能料其晉師將退而齊侯終不下晉及莊公即位大隧之盟方及晉平以此見晉之君臣皆不足此霸業所以衰也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太子牙 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姪生光以為太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到得靈公疾甚崔杼逆太子光而立之殺戎子執

公子牙殺二人而太子光即位莊公得國皆是崔杼之力其終何故見殺於崔杼之手當時立得不正了所謂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得之始初不正國柄自然歸崔杼靈公既廢莊公莊公乃乗君父危篤之時却私與强臣深結殺戎子而即位得之不以其道惟其得之非正故杼恃援立之功而不可制方莊公即位未幾杼遂殺高厚而兼其室便是崔杼弑君履霜堅氷之漸在此使莊公雖不貪滛亦被殺縁莊公初立之時不正故也古之

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正此之謂也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三年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已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絳幾危晉室盈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業不競故諸侯

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兩合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不能無罪自欒書弑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黶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書之強又繼之以黶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却又

如何用箕遺黄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郤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郤如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于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為政不設戒

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而求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政而至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裡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分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覬其兩次大合諸侯以重錮欒氏宣子自以為諸侯決不受欒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會裡面守備都懈怠了及盈既入曲沃宣子都不知

前面更無一人之禦蓋緣只去外面理會然當時處這
大亂當此大變粗能支持致敗欒氏存晉社稷者其謀
皆出於樂王鮒欒氏之入也宣子倉皇無計王鮒教之
以奉君走固宮又教之以欒所得惟魏氏而可强取使
當時不從王鮒奉君之謀則欒氏之勢殆未可禦不從
强取魏氏之謀則魏氏之佐悼子之智而助欒氏未易
可去王鮒必欲劫而取所以中敗欒氏其功亦大矣然
看得王鮒之功固有力於晉亦所以為晉之害王鮒在

晉一嬖臣也安晉之謀不出於晉之士大夫而出於嬖倖之王鮒則晉君豈不輕視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寵乎故使嬖臣之權愈重而晉之愈不振而霸業愈衰者士大夫之過也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悼子少武子偏愛廢長立少始者訪於家臣申豐申豐據義守正不從其言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之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武子廢

長之心稍止他日又訪臧紇紇諂諛容悅之人欲將迎
武子之意乃曰飲酒吾為子立之乃廢公鉏立悼子大
抵人心未定之際最看他問得甚底人彼其欲為不正
之舉其初心未敢便為使其問得正人則陳善閉邪私
心決不敢啟若是問一箇容悅諂諛之人逢其惡其事
易做得成唐明皇雖有廢立太子之意問張九齡九齡
據義守正不從其言明皇雖有廢立之意終未敢為到
得訪李林甫林甫便承當此事使明皇一日殺三子明

皇之張九齡武子之申豐也明皇之林甫武子之臧武仲也古之人君必使朝廷之上藹藹然多吉士皆無一險人厠於其間蓋平時未見其害正恐當是非未決邪正未分時若有一箇小人逢君之惡便到覆亡國家如閑時固未害何故上之人未有所問到得上之人一有所問小人便因風縱燎推波助瀾以此知古之君子在朝不可容一小人蓋為此然而臧紇助武子立少蓋欲依托季氏自固權位然武仲所以出奔亦緣此雖然目

下甚得武子意然公鉏𠉀怨他公鉏後來𠉀效臧紇之
舉以脅季武子故孟孫子卒廢秩立羯武子問之鉏即
以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之言刼武子盖武子廢鉏之時
有擇才而立之語武子懐前之歉遂不復問武子正卿
也鉏陪臣也武子父也鉏子也以正卿而受制於陪臣
以父而受制於子人心不可有所歉也如此臧武仲所
以成季武子之志不過欲媚武子以固有其權而已使
其當初不媚武子未必便失其位以此知天下事不可

計校惟其守正道則位可常有小人當以是為誡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二十五年

齊崔杼弑莊公其一時凶威虐焰舉國無一人敢禦太史書崔杼弑君已自是難崔杼殺太史而其弟嗣書則又難二人死而其弟復嗣書則尤難且三人死而其弟又書則愈難南史氏執簡以往則又愈難大抵君子守

正果堅則小人雖有如此凶威虐焰終不能移奪然這裏須看得非偶然如此葢文武成康涵養數百年風俗所以有此且以本朝論之自太祖太宗真宗以來朝廷之上養成一箇愛君憂國犯顔逆耳底風俗故一時忠臣輩出當時如青苗如市易如保甲如戸役爭者殆未以一二計固不可悉數止以一事論之李定以資淺入臺而宋敏求從之而去李大林繼之又去蘓頌又去黜者相踵而爭者方切當是時天下有三舍人之號齊之

三太史即我宋之三舍人也觀三太史之事當知文武成康涵養風俗之所致觀三舍人之事當知我祖宗涵養風俗之所致學者不可不知

蔿掩為司馬子木庀賦掩書土田 二十五年

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町原防井衍沃此得井田之制先輩嘗論先王井田之制如畫棊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觀此則先王之制初未嘗如棊局何故其言原防之間

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為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碁局之畫哉觀此則前輩疑井田之論破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晉鄭程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產何故喜之如是之深盖子產是箇要人合已者何故他却是箇善

善惡惡明白底人然明如此說話有以合已故深喜之不然刑書之事何其聽之不如是之喜大抵人最怕要人合已使子産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言而喜之如是則子産是進一步處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日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六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行人是通國好主辭命之官子朱亦居行人之職而次又輪當到他

朱自以為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不勝其忿遂撫劒從叔向叔向亦不平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所爭者大這一段事儘有可論就叔向身上言之叔向為晉之卿既知子朱是姦以事君者平時當告平公使黜之無使居行人之職則可也叔向既使之居是職而不使之任是事叔向之罪一也當時叔向要命行人子貟而不命子朱既不能去時論到郤潛召子貟豈别無善道理可以調護至他三說又漠然不應反激子朱之怒遂

致按劒相逐僅免害人此叔向之罪二也盖叔向自謂我晉之上卿下視行人之賤直欲以氣陵之不然正當召他而於召子貟豈無一箇委曲調護道理惟其欲以氣陵之所以至此若就平公身上言之雖是叔向之罪亦平公之暗有以致之平公庸暗之君居朝之日不能正色端拱威稜氣燄足以震壓小人之心豈有行人敢持刃於朝略無顧忌平公庸暗之甚方且曰吾臣所爭者大晉其庶乎豈有行人敢撫劒以逐卿於朝近而朝

廷猶如此遠而四境闕

暗處大抵暗有三等有一等臨事雖知之而無以鎮服其臣而其臣至於無所畏者此暗而未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此至於漠然而不知者此暗之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是而反以為興國之兆者此以亂為治以危為安以惡為善又暗之極者也平公之暗正是暗之極者幸而得一師曠與之言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若是心競務德便是唐虞

之朝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氣象至於撫劒相逐於朝事固無有未説唐虞雖當霸主之盛如文公悼公之時朝廷之上六卿恊和便相推遜亦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霸業之間至於如此遂衰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二十六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欲害太子當時内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為之主其謀於内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

為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内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已有舊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既而為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即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坎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為亂公又會說為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為變伊戾之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為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窺之卒因太子看此一段便見

得平公都闇矣大抵人之闇者遇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漸漸入於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堅終必不至如此昏闇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為我子又何求之説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姧矣就左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諸侯之兵當時號為名卿乃内與寵姬同謀戕害冢嗣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戌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

之心必謂戍能弭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本大惡也弭諸侯之兵小善也髮毫之善豈能掩丘山之惡乎公之闇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尤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為惡首佐處乢嫌疑之地何故太子却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乢地何故能使太子不疑而反求解於佐以乢見得佐平日於孝友慈祥上做工夫浹洽

於兄弟之間至使危疑之際太子信而不疑佐固可取
然至左師聒而與之語遂為戍所留過期而不報卒
致太子於死地是佐以曽於平公前為太子解了聒語
之際操守不定為他移換痤死即為太子想是時亦為
利所動因救太子不力使佐於此時操守若定則身處
嫌疑之地既為太子解了當急報太子如救焚拯溺既
可以脫太子之死又可以去一巳之惡名何暇顧向戍
之言論其始則固可取論其後則佐雖誅首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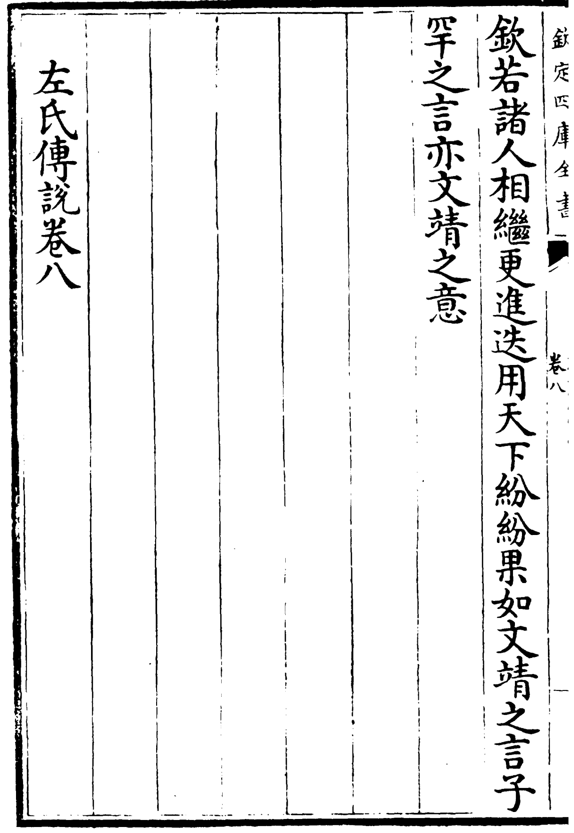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 同上

宋向戌欲會晉楚諸侯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氏書得極好最得法觀左氏書以為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當時大國惟晉與楚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晉楚既從諸小國自不得不赴故卒成弭兵之一事其後向戌挾弭兵之事又書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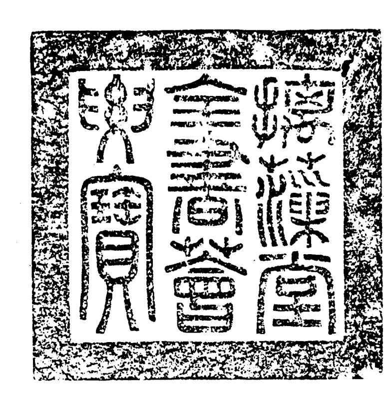
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為一已之利而已上而為名下而為利左氏於前書弭兵為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則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左氏真有書法則戌弭兵之謀其心固可知矣當時子罕之言猶有可論者以是而論弭兵以為名是固可辭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便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其初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須看弭兵是全

生靈之事息戰爭之苦固善然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内寧必有外憂此意正與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又如本朝李文靖爲相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旰食羽檄日至廟堂王文正每以爲憂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參政謂今日多事萬一邉鄙既寧竊恐朝廷事反多於今日參政自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講和西戎納欵而東封西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丁謂王



欽若諸人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如文靖之言子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左氏傳說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